

青 年 文 庫
歐 美 小 說 名 著 精 華
二 卷
學 稼 合 編
鄭 吳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行

青年文庫

鄭學稼
吳葦合編

歐美小說名著精華

二卷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本卷弁言

一、本卷的編法，還和第一卷一樣，但却把法國的浪漫主義，列在後面。前面除了庫相的「奸細」外，都是英國的作品，牠由浪漫主義末期至寫實主義，也就是至一般英國文學史家所說之「維多利亞時代」。

二、由第二十一「西西利亞」起至第三十四「修道院與家庭」止是屬於英國的作家；由第三十五「雨果」起至「拉馬丁」止，是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代表作。

目錄

二一	西西利亞
二三	安布羅梭
二三	驕傲與成見
二四	奸細
二五	古城末日記
二六	餓童行述——塊肉餘生述
二七	簡愛自傳
二八	浮華世界
二九	瑪利·白敦
三〇	白衣女郎
三一	西征——水孩子
三二	監督

芬奈·白乃(一)
路易士(八)
奧斯丁(一五)
庫柏(二四)
李頓(三〇)
迭更斯(三九)
卡羅特(五四)
薩克萊(六三)
加司克爾夫人(七一)
柯林斯(八三)
查理·金似萊(九一)
屈羅伯(一〇九)

目錄

三三	福洛河上的磨坊——織工馬南
三四	修道院與家庭
三五	巴黎聖母寺——悲慘世界
三六	帕馬修道院
三七	康絮洛
三八	卡門
三九	俠隱記——基度山恩仇記
三〇	格萊齊拉

伊利奧特(一一五)	李	斯	喬治·桑(一七〇)	梅麗美(一八〇)	大仲馬(一八八)	拉馬丁(二〇九)
特(一三一)	函	湯	達(一六〇)	美(一八〇)	馬(一八八)	丁(二〇九)
果(一四二)						

歐美小說名著精華第二卷

二一 芬奈·白乃：西西利亞

芬奈·白乃 (Fanny Burney) 於一七五二年，生於英國林 (Lynn) 鎮。她的父親，是有名的音樂家查理 (Charles) 博士。他是當日英國著名學者約翰孫 (S. Johnson)、蟹克 (Edmund Burke) 的摯友。當她八歲時，還未識字，天資也不表現比常人聰明；但到十六歲，她却會寫自己的故事。據云：她的後母以高貴女子不寫小說的理由，禁止她寫小說，她不得不焚毀已寫的稿；但却牢記住故事。一到有機會時，就發表牠，牠就是「伊梵禮娜」 (Evelina)。在寫完後，她仍守秘密，至二十三歲時，方敢印行，但並未用她的真名。約翰孫見了牠，拍案說：「白乃小姐真是奇人！」馬考萊 (Macaulay) 也說：「『伊梵禮娜』是一部女人的作品，目的是描寫人的生活及方式。」此後，她的聲名馳譽全國。四年後，她又刊印「西西利亞」 (Cecilia)。牠的作風，顯然受約翰孫的影響。哲學家蟹克因該書寫信對她說：「在這時代，產生了若干傑出的婦女，我把你列於其中。」英后卡洛脫 (Charlotte) 慕她的大作，要召她入宮，她辭而不行。四十歲時，她嫁給法國將軍達布萊 (D'Arblay)，但仍居英國。幾年後，她又著「卡米拉」 (Camilla)，內容不及前兩書。此後又印「蕩子」 (Vanderer)。除了小說外，她的日記信札，也同樣有名。一八四〇年一月六日，這位英國著名女小說家逝世了。

正度二十一歲的西西利亞 (Cecilia)，卑凡利 (Beverley) 家唯一的女主人，於秘密歸告後，流着眼淚，離薩福克 (Sutfolk) 鎮口尼 (Bury) 的老家，前往倫敦。早年就拋棄她的亡故雙親，留給牠萬鎊的遺產；她的叔叔某教士當逝世時留給她每年收入三千鎊的產業。唯一的條件，是她出嫁後，要保留姓名。當某教士在世時，曾爲她指定三個保護人，任她選擇，選好後就在那裏居住。現在，這個被選的人是哈勒爾 (Harrel) 先生。爲着到哈氏的住處，她直途前往倫敦。

哈勒爾是一個生活奢侈的紳士，他的妻子也是善於揮霍的婦人。這種生活，對西西利亞不感到興趣，而且她還明白，他的浪費已超過他的產業的收入。在還有兩個保護人中，第一位是地維里 (Delville) 先生，爲着出身高貴，時常瞧不起她，並使她感到受侮辱；另一位是布里格司 (Briggs) 先生，因爲粗暴和吝嗇，也引起她的厭惡。對於她的財產上事務，她的主要商議者，是她日信爲公正者薩福克的朋友孟克吞 (Monckton) 先生。他爲着她的產業，用偽善欺騙她的信任；並希望年齡已大的妻早些去世，使他更接近她。

於追逐這位美貌兼富裕的小姐隊伍中，她最厭惡的，是出言不遜，態度傲慢，待人無禮的羅勃·福洛挨 (Robert Floyer) 爵士，但哈勒爾却多方設法，使她親近她。

某夜，當她正由劇場出來時，人羣中走來她的讚美者卑爾斐德（Belfield）先生。他伸手扶她離開該地，福洛埃爵士却擠前來說：「卑凡利小姐，你可否賞臉我，給我伺候你呢？」西西利亞冷淡地拒絕他，而他老羞成怒地面斥卑爾斐德先生，喊道：「滾開！」於是引起卑爾斐德的抗議。爵士的不遜語言與慢罵，勢之所至，迫使侮辱者要求決鬥。

正在緊張當兒，有一個青年前來拉開他倆，說：「紳士們，難道這地方是適合於動武嗎？」卑爾斐德憤地要福洛埃爵士到別地方，爵士馬上跟他走，西西利亞爲這驚駭地大喊：「天啊，阻止他吧！難道沒有人阻止他嗎？」那青年又來勸阻爵士。目擊這境況的人們，自然地散佈一個似是而非的謠言：這女子熱戀着爵士。

當她回家時，那青年親切地對她說，雖然他戴着假面，但已和她會過面。

翌晨地維里先生來見她。原來就是帶假面的青年。她明白，他是保護人地維里的少爺。他告訴她，卑爾斐德與爵士決鬥，並受輕傷。她謝謝他。恰在此時，哈勒爾太太來了。他就告別。哈勒爾太太對她說：「他不像他的父親，更不像他的母親。我提醒你，他比那老頭子更加驕傲。我看了他，就感着厭惡。」

後來，地維里夫人請她早餐。見面之下，她改變了觀念。出身高貴的女人，尊嚴、賢

慧、有禮貌的態度，倒引起她的起敬。於是，她時常到地維里家裏去。年青的摩提麻·地維里(Norther Delville)也表現着誠實與可親，絲毫沒有父親的傲慢。孟克吞爲着她對摩提麻的親近，警告她：這是地維里家的陰謀，因爲這個家庭，要覬覦她的財產。可是，她在摩提麻父親的口中，却知道他反對那婚事。在這時候，她的芳心已有了他。

哈勒爾的債台，因奢侈生活而高築。西西利亞不止一次救濟他。有一天，他在扶梯邊，對她作又一度的請求。他說如果他不救他，他就要自殺。她只好答應。由一個猶太人借到七千五百鎊，使他免於破產。

哈勒爾不僅沒有覺悟，而且爲挽回危局，從事賭博。西西利亞又借給若干錢。當他因賭博失利而逃走時，她爲他已花了一萬鎊。這恰等於她的父母的遺產。孟克吞爲她設法拍賣產業償還猶太人的本息。他告訴她：福洛埃爵士曾與哈勒爾有一密約，在和西西利亞結婚後，取消哈勒爾的債務。她明白，這就是哈勒爾引誘及壓迫她和爵士接近的理由。經過這一個波折後，她決定遷地維里家。

地維里夫人親切地款待她，但摩提麻却有意地規避她，並冷淡地對待她。有一次他和她外遊，忽遇雷雨，在回家的中途，她感着走得疲乏。他說：「我們休息一會吧；但爲什麼你

不靠在我的身上。』於是她靠着他的手臂，他受一種刺激，發洩不可阻遏的感情說：『甜蜜的，親切的負擔！爲什麼我們不永久這樣地靠着呢？』她就離開他，急促地走回，他跟着她。

他生病了。病癒後，父母伴他到布勒斯托爾(Bristol)休養，她也到薩福克看朋友。到這時候，她由地維里夫，處知道摩提麻也愛她，但爲着她叔叔的遺囑，要他用她的姓氏，非父母所能允許。他因此，爲家族的驕傲而犧牲愛情。

有一天，摩提麻到她的消夏處，向她提議祕密結婚。她憤怒拒絕他。但當他走後，她又後悔了。經不起他熱烈的請求，她答應。並回轉倫敦。

在祭壇前，經牧師禱告後，突然地有一婦人前來阻止，她受這刺激便離開。他趕前來阻止她，她不顧而去。地維里夫人知道這宗事，喊他和她到面前，撫慰她，但却申斥他，說：你怎能用卑凡利先生的名字而結婚呢？他認罪。她就這樣地和她的愛人分離，並回薩福克渡過那苦悶日子。

由於她長大了，諸保護人集會。在會中，地維里先生指斥她和卑爾麥德私通。她否認牠，只說爲着對他的姊姊的友誼，曾到他家裏去。地維里又斥他向猶太人借錢，她奇怪，他

怎會知道這宗事。原來她相信，她所信任的孟克吞不會洩露這秘密。

數月後，摩提麻帶母親的信馳奔前來。她寫着：若使她拋棄叔叔的遺產，使兒子不必用她的姓，只要父母的一萬磅，她就可以做她一媳婦。她知道，這是地維里騙妻子的圈套，因為他早知道，她的萬磅遺產已經沒有了。她將爲哈勒爾而負債的經過告訴摩提麻，他讚美她，並且不相信她會和卑爾斐德的私通。

兩週後，摩提麻又來，說母親答應了，但父親却反對，並怒氣地離開她。西西利亞允許他的請求，到倫敦去，又和他站在教堂的祭壇前面，這是合法的結婚，又是她久長的好夢的實現。

她回故鄉兩日，有一貧婦前來求見，說，知道在祭壇阻止結婚的女人。她就是孟克吞太太的好友奔尼（Bennet）小姐。至於她的行爲是受他的指使。當夜，她又聽到孟克吞被殺的消息。正在她迷惑之間，相信已伴母赴歐陸的摩提麻出現在她的面前。他告訴她，他曾和父親辯論，結果明白從中作梗的人，是孟克吞，所以急馳到他的住處，和他決鬥，並殺了他。

摩提麻赴他的母親處後，西西利亞苦悶着。因爲，她的出嫁，既不履行叔叔的遺囑，

當把財產交給另一個合法者。這使她，離開住處，並變爲一無所有者。唯一的方法，是她到翁姑處。但她却不知道怎樣前往尼司(Nice)。於是，她抵達倫敦後，就商於卑爾斐德。她到他的家裏去，正說着來訪理由時，門戶突然被推開，摩提麻出現在面前。他對她說：她的僕人走開了，要她在車裏等他。當她在車中感着久等不來重回卑爾斐德家時，知道他已和摩提麻一同外出。她明白，嫉妬使丈夫從事無意義的決鬥，馬上驅回地維里家，但被拒絕。於是，她奔到街上找她的丈夫。

摩提麻經卑爾斐德解釋後，知道是誤會，他馬上去找她，這正是她覓他的時候。兩日後，他在小店鋪中找到她。她醒來，幸福地見到她的丈夫和地維里。此後，她在平靜生活中，成爲地維里家族之一員。

二二 路易士·安布羅梭

馬太·格烈哥里·路易士 (Matthew Gregory Lewis) 一七七五年，生於倫敦，長就學於牛津，專攻外交。後隨英國大使前往海牙。在那期間，他寫第一本小說「安布羅梭」(Ambrosio or the Monk)，那時他還未滿二十歲。這部小說，曾受禁賣的處分，他因之修改重刊。一八一八年五月十三日他死於西印度。

馬德里城加普青士 (Capuchins) 教堂，空前的盛會，是這次聽住持安布羅梭 (Ambrosio) 的說教。他幼年就入寺院，此後一直三十年刻苦修行。他的學問淵博、雄辯，唯一的弱點，是過於嚴酷地批判人們的缺點，他却自以為不會有了牠。

聽衆中有兩位女人，一個身長一個年輕，另有兩位富裕的騎士讓位給她倆。青年騎士唐·羅洽梭 (Don Lorenzo) 愛上其中美麗的婦人，她名叫安唐尼亞 (Antonia)。當她離教堂時，他爲她而顛倒了。他本要追逐她的芳蹤，因受姊妹亞格尼司 (Agnes) 的囑托，只好等待。她是聖·克拉里 (St. Clare) 尼庵的尼姑，她到教堂來，是向安布羅梭懺悔。當他等待時，見一位披外套的人，急忙地置一封信於聖·法蘭西 (St. Francis) 像下而去。

許多尼姑進來了。他們揭去面帕，中間有一位走至像前，拾起那封信，面上浮現笑紋。她原來就是亞格尼司。他爲這舉動而憤怒，拔劍往追捕外套的人。那人突然回頭來說：『這是應該的嗎？羅冷梭，你忘記了雷蒙·地·拉士·西斯特那司(Raymond de las Cisternas)嗎？』他驚愕一下，答道：『原來是你，侯爵。你和我的姊姊祕密通信嗎？』於是侯爵告訴他：她雖然身在庵內，而心却是他的。她曾約他逃走。接着又敘述他和她戀愛的經過。最後，羅冷梭對他表同情。

在這時候，亞格尼司胆戰心驚地走向住持處，因此，她失落那封信，住持拾起念完牠，知道她約情人當夜逃走。他大怒地說一定要把牠交給女修道院長。亞格尼司向他求饒，但沒有效果。女修道院長來時，怒目看她，命令她回庵去。面無人色的亞格尼司喊道：『雷蒙！救我吧……』

安布羅梭回到修行處——洞穴，有寵愛的新修道者羅沙里沃(Rosario)在等他。他溫和地問他爲何發愁，這出身於閥閱之家的青年突然跪在他的面前，發抖地說：『神父，我是一個婦人！』並告訴她的名字。像受雷震的他，不禁發呆，後來就立即走開。她拉他的膝，一再向他求恕。最後，他說：『馬提爾達(Matilda)，你明天就要離開寺院。』她喊道：

「殘酷啊！殘酷啊！我的朋友，再會吧！但我想，你會給我一些表現你的盛意的東西。」
「那我應給你什麼呢？」
「任何東西——那一朵花都夠了。」於是，神父走近花叢去折花，他突然喊叫，她應聲跑到他的面前。他無力地說：「玫瑰花中有一條蛇！」原來他被咬傷了。

安布羅梭抬回寺院，經醫生檢查，斷定絕望，只有三天的生命。悲傷的和尚們離開他，把他托馬提爾達看護。翌晨，外科醫生發現傷處已愈。大家喊道：「這是奇蹟！」並相信那是聖·法蘭西的保佑。傷愈後，他身體仍舊衰弱，她日夜在他身邊，爲他歌唱。他慢慢地感覺她的美麗，並感覺她對他的支配力。她看護他三天，到第四天，她沒有來，換了一位俗人。來人向他報告：羅沙里沃將死了，要見神父。神父到馬提爾達住處，她打發走那俗人後，對他說：「神父，我是中毒的，但那毒藥會循環於你的血管中。」

「馬提爾達！」

「我由你的手臂，鬆開繃帶；我用唇吮出那毒藥，我感覺我的心已死了。」

「那你是爲我而犧牲了。的確，沒有希望嗎？」

「在我的力量中，只有一個活着的方法——一個危險而可怖的方法；生命要用高價購買的——那就是除非允許我爲你而活。」

『那麼，爲我而活，』如夢中醒來的和尚，緊抱她於他的兩臂中。『爲我而活吧！』她欣喜地說：『那我不會有危險了。宣誓你永久不過問我究用何種方法而掩匿？只給我那通我們與聖·克拉里女修道院間墓地的鎖鑰。』他給她，她離開後一會兒又走回來愉快地說：『我已成功了！我應該爲你而活，安布羅梭——我爲你而活。』

雷蒙和羅冷梭在信中所指的地方，等待亞格尼司。她沒有來！正在奇異時候，雷蒙叔叔大主教的使者提信前來，內附敕皇的勅旨，允亞格尼司還俗。羅冷梭馬上到女修道院長處，她說：『亞格尼司已死了！』當他把這消息報告友人時，雷蒙受這打擊而病了。

某晨，安布羅梭爲來者懺悔後離開禮拜堂，安唐尼亞走近他，說：希望他見她的有病母親。她的美貌取得他的許諾。當他回到洞穴時，他的腦裏還留着她的倩影。

此後，他時常訪問安唐尼亞和她的母親。每次他見她時，增加了他對她的愛。馬提爾遂知道他變了心，痛苦地對他說：『因爲你的愛情已不是我的了，我要求你其次的最好禮物，那就是你的信任和友誼。你愛上安唐尼亞，但你不是單戀着她。我前來爲你指出到成功之路。』

『噯，不可能的事！』

她告訴他，她由她的保護人學得魔術，可以咒召魔鬼。但她暗誓，牠只爲救自己而用。現在，他既曾救過她，那她應該爲牠而効勞。開始他拒絕「上帝的敵人」。後來他却爲意中人而屈服。他跟她走入墓地，跨過許多枯骸，到達一個岩窟。她在她自己及他周圍畫一圓圈，後來口中念念有詞，地上突然有煙上升。她發出尖銳叫聲，並刺臂上血。當血下滴時，黑氣昇騰，雷聲殷鳴，魔鬼出現在他的面前。她對魔鬼會談，他忠順着，並脫下右手的銀環，以後就消逝了。

馬提爾達將銀環交給安布羅梭，說有了牠，任何家的門可以打開，任何人觸牠便沉睡，因此，他可以任意地排佈安唐尼亞。他羞恥地和恐怕地接受牠，但受愛情的驅使，他照她的話行事。當他走進她的住宅時，忽遇到她的母親。她罵他，說：『我早已懷疑你，但我保持緘默。現在我揭去你的面帕，你這下流的人！』和尚發抖地求饒，她拒絕。他逃走，她抓住他，他於是用力扼她的咽喉，她死了。他回到寺內，關在岩窟中懺悔。

馬提爾達安慰他，並說聖·克拉里的女修道院長有一種祕酒，飲牠的人，三日後會復活。她教他，帶牠到安唐尼亞處，引她飲牠，後來連她的屍體到聖·克拉里的墓地。他又聽她的話，取得那祕酒，到安唐尼亞家安慰她，後勸她飲牠。數小時後，他聽說她已死，和這